

朱子語類

夏七八

本朝

祖事

法制

□ 13  
2939  
42



2939  
42

去五味均平戲



重鰲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太祖朝

漢高祖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必大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自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備用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秉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

語類

卷一百二十七

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離隙集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汴州亦城守三年蓋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因說先世理平公仕江南死事及此。德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底人做事自別甚樣索性聞番中却如此文移極少且如駕過景靈宮差從官一人過盞子有甚難事只消宰相點下便了須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擬差東部部申省動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

眼前人趙相丞在位甚有意要丟此等樊然十不能

一二可見上下皆然太祖時公案乃是蜀中一州軍變

已經差使使臣及未經差使姓名內一人姓樊注云樊愛能孫只肯一人注此人清燕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點一點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後面有券狀云雜隨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帶兩人去小底人某童某童太紫駙馬一疋并鞍轡小紫駙馬一疋并鞍轡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須帶紫駙馬只騎駙馬去又乞下鈐賈疾速差知州後面有鈐曹擬差狀約只隔一二月日又有到任申快其兵馬監押鏡到時其知州亦到了其行遣序簡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關關地關過了事又只

休且如黃河事恰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

上關河東決西決揚錄云官案多事此中論要導向處

唐亦多為虛論所且如憲宗討蔡不是憲宗如何凡作

唐亦多為虛論所且如憲宗討蔡不是憲宗如何凡作

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脩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麤疎理會不得當時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話牽制他到這般處又或欠得幾箇秀才說話餘

### 太宗真宗朝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及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

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遼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漢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揚

### 仁宗朝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雀乳母事

宣仁不知此一事便不及章獻可學

英宗朝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温公王珪議是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温公又於濮王一擲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皐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亞夫問古禮自何

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朝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爭好奸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之子其義甚詳孫質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秦議似亦未爲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子方本朝許多大疑禮都措置未得如濮廟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繼大統後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則無文告賀孫

神宗朝

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

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者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蕃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太慟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後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成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義剛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

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神宗大槩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厚在京西括民買鑊官司鑄許多鑊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幾欲殺之吳覺而元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據摘其失以為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實不曾紹復元豐之政也義剛

神宗事事留心熙寧初闢開京城至四十餘里盡修許多兵備每門作一庫以備守城如射法之射皆造過但造

得大文軍入剗地不曉義剛

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斷殺時已被將官打得不成模樣義剛

論及木圖云神宗大故番心邊事自古何曾恁地留心義剛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殿院師錫文嘗於太學中取其

程文閱之每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編排卷了秦御

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了曰此必陳某之文也真之第三已而果然儒用

溫公日錄中載厚陵事甚詳林子中雜記載裕陵事甚詳方子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多多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啣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揚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旦講筵說書至又用三德苑問云只是此三者還更有這也問得無情理然若有知會答時就這裏推原却煞有好說話當時被忽熱問後都答不得義剛

紹聖四年長安民家得秦皇政元元符是時下公卿雜議莫有知者李伯時號多識辨其果秦皇降八寶赦德

明

徽宗朝

欽聖當時論宰執有廢劉再立孟之意曾子宣兩存之後  
蔡京以曾欲廢劉治之蔡為相弟十為樞密入文字謂  
任伯雨曾謂臣欲謀廢宣仁臣無此事欲案治遂治往  
伯雨其他一二十人當時言事官不及此事者亦因以  
治之場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  
退只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  
蔡云恐亦不免一捕後下獄事不知方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作黨碑云莫待明自引得蔡京  
又來炊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山碑而黨籍却

仍舊義剛

蔡京謀取鄆都費四千萬緡場

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國之君猶有  
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着下  
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  
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着可下  
軍事弄得極了反為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  
照女真先滅了契丹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  
為又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  
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欲數民  
間云免百姓往嶽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  
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督徵必足而



後已亦無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我亦不多恣  
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然薄曆  
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  
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久來降亦有丁  
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  
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饑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  
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  
我為中國戰闔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蕃  
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  
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  
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  
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

而無一人支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  
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  
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毅者  
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踏往又為虜  
所得而張毅已來降矣虜益恣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  
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  
相待賜甲第極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  
虜所得天祚故為虜人所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  
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  
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  
遂招引到張毅來不柰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  
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非他常以

守信義為說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  
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我  
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  
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卓

宣和內禪惟有吳敏有中橋居士記錄說得最詳錄

老內侍黃節夫事徽宗言道人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  
如溫革言見鬼神者皆御官某不曾見所作天人示現  
記皆集衆人之妄吏部親見節夫聞其言如此。方子

欽宗朝

淵聖即位時日重暈相輒太祖陳橋即位時亦然淵聖即  
位三四日後昏霧四塞豈敢南仲邪說有以蒙蔽之乎  
揚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  
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  
總說着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  
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又嘗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  
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  
請殺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白耿南仲馮澥輩  
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  
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  
心所有前降旨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  
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與欽宗論說但起不合因綱  
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

疑其軍民脅迫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自千餘道令其便  
 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亦使臣餘  
 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  
 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  
 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  
 後而蔓衍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  
 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靖康所用依舊皆熙豐紹聖之黨欽宗欽衷贈溫公范純  
 仁以畏徽廟遂抹純仁字改作仲淹遂贈文正太師揚  
 言及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  
 共扶持這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  
 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亦得天下稍寧積而至

於靖康一日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卓

高宗朝

二聖北狩時遣曹真中道歸於昔心生領上寫云可便即  
 真來救父母義剛

胡明仲初召至揚州久之未得對忽聞鄰居有二衛士語  
 一衛士云今夜次第去了胡聞之急去問之云官家亦  
 去胡只聞得一句便疑叫僕羅數斗米造飯果囊夜出  
 候城內暗中見數騎出謂上也遂出逐後得舟渡江乃  
 見一人擁檀坐上乃上也揚

渡揚州時烹殺了人那不得遇來底切骨怨當時人骨肉  
 相散失沿路皆帖榜字店中都滿樹上都是這邊却放  
 混幾箇宦者恁地一日康履與諸宦者出觀朝帳設塞

街軍人皆憤惋不卒後成苗劉之變王淵也是善戰然未為有大功不及當時諸老將一旦簽書樞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見街上闐闐地人不敢開門從隙中窺但見人馬皆滿路見苗傅左手提得王淵頭右手提一劍以狗衆少頃盡殺官者逃在人家夾壁中底也一齊捉出來殺朱勝非却也未為大非當時被苗劉做得來可畏了不奈何只得且隱恻去調護他却未幾而義兵至這事便都休了是他無狀時不合說他調護甚有功被義兵來剗地壞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這箇却非當時若不殺了苗劉也無了當他若尚在那裏終是休不得義剛

苗傅乃一愚夫劉正彥本文士先欲授中官唐其唐云子

乃文臣吾其如子何子換武而來乃可劉既換武唐不顧之專主王淵正彥逐鼓扇傅是時命淵簽書武將皆憤恚故起此禍張魏公在平江湯東野作字有傳云赦書到湯訪于魏公公云可遣一識文理人先去拆看乃遣教受行果明受赦是時恐諸軍變魏公乃與湯商量尤搬出犒賞錢使人將舊赦書於樓上宣之既而韓世忠軍至遂同謀起兵呂丞相在建康推為盟主問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設有它變渠亦不能死節要之亦有功其後苗劉出定到臨平為魏公等所敗朱乃全諱此一節未是今朝夫門乃是其所造隆祐自禁中乘箬以出金人陷京師亦取隆祐適瑤華夫火步歸孟氏得免可學

苗傳并一姓張人不記其名乃教苗起事人起至武夷新村張論人捉之苗銜之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捉者即殺張時韓世忠收范汝為尚在建州韓欲得苗而其人以解送建守李季送行在韓勢盛遂入文字以苗為某得被其以奪了其捉人遂編管建守亦罷官其功遂為韓所攘文字所載皆言韓收苗但此中人知之以此知天下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又云劉正彥結手。楊淵王淵結康使更官者其事皆正彥教苗為之

高宗行達會稽卷寅亮待次某縣丞寓會稽村落中出奏書乞建儲高宗時年二十六七大喜即日除監察御史遣黃院子懷勅牒物色授之中使至其家家人聞倉卒有聖恩以為得罪且死相與環泣寅亮出使者自懷中

出勅命寅亮拜受與使者俱詣行在亦此事國史不載先生嘗欲聞於太史俾之編入而不果每以為恨方子委寅亮明州太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傳字之後至今太祖之後有類庶姓者今虜未悔過中原未復云云乞立太祖後承大統太上喜遂用委為察院振

曾先祖論及中興遺史載孟后過贛州時事與鄒老所傳甚合云太后至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丁隊賊來圍了城曰其時也是無策虜人是破了潭州後退來分隊至諸州皆是緣路上來太后先至洪州時此間王修撰在彼作帥覺時事勢不是遂白扈駕執政太后乃去後三四日虜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降虜進賢姓傳者言是

李侍郎曰不必更說他名字又曰信州先降虜撫州守  
姓王聞信守降亦降義剛

先生脚疼臥息樓下吟咏杜子美古柏行三數遍賀孫侍  
立先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  
語若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  
宋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主已篡高  
慶裔粘宰相繼或誅或死劉豫既見疑於虜二子又大  
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社事見黜  
趙丞相忽熱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看竟不能  
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為大臣謀國一至於此  
自今觀之為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  
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

已有不厭自己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迹寔遠上下  
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  
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被召於江而下將去  
車駕已還臨安遂癘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  
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倚叟在荆鄂間  
為守聞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  
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及如何去尋  
得陳云江面雖闊却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  
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為宗  
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為苟歲月  
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  
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驚可

笑賀孫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饒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聚一壘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羣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中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中東及淮北而已義剛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入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窰裏然要得出入近

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上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屬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偏問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為見移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摹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建康舊都所以好却以石頭城為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波得此水上這岸方淨所以建鄴可守也軍於此城之上虜兵不可向矣賀孫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着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

言類  
卷一百一十五  
建康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曰江陵低在水  
中心全憑堤被他殺守堤之吏便爭那堤丁年一次築  
只是土節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占人居安思  
危陛下居危思安陳同父極愛此對方子  
太上曰朕恨不手斬耿南仲揚

岳飛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  
目乞皇子出閣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  
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  
班見飛呈劄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  
外却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麼人交王  
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曉了

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  
及此亦本故是有見識某向未入朝與君舉商量欲  
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商之加此  
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義剛

范伯達如圭畫袁仁宗時論立英宗許多文字進呈一日  
太上謂陳康伯曰范某近進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  
久遂命陳公論立太子事一時畫定振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間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  
高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造中  
間雖嘗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嘗改可令史官重議  
刪備以昭明聖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  
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數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

語類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虞才是在元祐事便都是熙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  
魏公繼之又敢備改蓋魏公亦不甚令史官某等  
出未及改而又罷趙復相遂以為言而辭趙張因是  
時又有以上書之禁錮章厚子孫親戚者高朝欲從之  
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及其親戚上批  
以為省所奏可見仁恕更宜子細無怕後悔未幾趙復  
罷謝祖信為諫官遂排擊之不遺餘力嶺表之貶實祖  
信之力也祖信即武人乃章厚之婿因言當時若非高  
廟要辨別邪正如此則一代史冊被他糊塗萬世何以  
取信廣

太上出使時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諫不從宗忠簡欲假  
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致仍其廟有  
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御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  
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後太上感其事以為事  
輦是即位之兆不曾聞尚中書只令內官就王津園路  
口造崔府君廟令曹詠作記一日北使來秦出接過王  
津園見之歸奏所見太廟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詰之秦  
曰虜以為功今却歸功於神恐虜使見之不使即日折  
之秦全是倚虜脅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  
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為彼官未及且令在彼秦不應  
下來即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適問上意未及秦曰此  
等事只是秦過便了遂除之取基崇禮御批事徐端立  
作宰相拜罷記載其事秦欲毀之行文字令天下盡  
投官焚其書徐先不喜於秦矣又以此書懼不可言一

語類

日只見一使來下書并封文字一束徐視之乃直省舊  
 吏送其所作書藁也小入中有好人如此楊璘錄云  
 皆與光克爭勝光克作崔府君廟於王津園階且檜設  
 計移之曹苻言水漲光克逐之檜遂除他從官今上奏  
 邊事檜遂閱其條殿中侍御史周葵欲言九部尚書梁  
 汝嘉梁縉中書舍人林侍聘林寤禮於檜檜遂除周葵  
 起居郎不待光克應之便改除一可學錄云周葵為  
 史欲按知臨安府某公其人遂給一從官厚於檜者  
 端公將搦動公早朝其人遂直入檜幕中再三懇告檜  
 先奏事遠擢葵為起居郎葵不得上至省中與某從官  
 相見袖中出所歌上章奏乃  
 是臨安尹某從官方悟其給

靖康建炎太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秦主位下人自  
 山中出來招數十萬人欲為之忽太上即位南京欲  
 朝廷然不肯以其兵與朝廷欲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  
 大王若歸朝廷則當以其兵與朝廷不然即提兵過河

迎復二聖叔向卒歸朝廷後亦加官之類拘於寺中  
 亦與陳烈官烈棄之而去竟不知所之烈去向叔陰被  
 害揚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  
 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  
 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官嬪時如何上方經  
 營答語問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先生云高宗密諫  
 故臣下得以盡言張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樣鋒  
 德明

論及黃察院劾王醫師先生曰今此東百官宅乃王醫師  
 花園後來籍為百官宅直卿曰中貴只合令入大內住  
 庶可免關節之類先生曰他若出來外面與又打關節

也。得更是今天內甚窄，無去處便是。而今都不是古  
人置官者，正以他絕人道，後可入官。今却皆有妻妾居  
大第，都與常人無異。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  
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雖侍從亦乘馬，惟是元老  
臣老而有疾，底方賜他乘轎，然也尚謙遜，未敢便乘。今  
却百官不問大小，盡乘轎，而官者將命之類，皆乘轎。見  
說虜中却不如，此中貴出入官禁，只獨自若有命，令只  
是自勒馬，亦無人引，累一樓頭却取落，而隻脚在懷裏。  
自勒馬去，這却大故省往。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  
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  
官者亦作木屋，以祖宗全盛之天下，而猶省費如此。今  
却不及祖宗天下之半，而耗費却如此，安得不空乏。議

送亮臨江百官中不挈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端明耳。是  
時廖剛請駕幸關中，以為關中天險，人民忠義。是時關  
中盜賊正充斥，乃降旨令開關中，路關夫五尺，又宿州  
之戰，高宗已遜位，日產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  
千足，各備擔索。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搬家者皆不  
問。揚錄云：送亮犯順時，朝士皆譴去。惟陳魯公、黃通老  
不先令其去。  
問：唐辰親征，詔舊聞出於洪景廬之手，近施慶之云：劉共  
甫實為之，乃翁嘗從共甫，見其草本，未可知。孰是？曰：是時  
陳魯公當國，命二公人為一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  
之。前改用景廬者，後改用共甫者，問此詔如何，曰：亦做

得欠商量蓋名義未正故也記得汪大嘗以此相問某  
答曰此只當以淵聖為辭蓋前時風已講和也猶以鸞  
輅在比之故今其禍變若此天下之所痛憤復仇之義  
自不容已以此播告則名正言順如八陵廢祀等說此  
事隔闕已久許多時去那裏來備用

孝宗朝

孝宗少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  
何故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  
憂其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  
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  
必被責邵武某人作省之五母雞用畝字孝宗大怒欲  
駁放了後又不行

問壽皇為皇子本末曰本上殿官樓寅亮上言慶安宗  
故壽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祖之  
下選一人養於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  
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養兩  
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  
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  
處置可學

高宗將禪位先追贈秀王可謂能盡父子之道者矣個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  
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問壽  
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入當時有許多  
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

曰張韓所不及却是它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入胡泳

上初恢復之志甚銳及符離之敗上方太慟曰將謂番人易殺遂用湯思退再和之後又敗盟場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來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道夫

壽皇言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久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賀孫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真為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道夫

壽皇晚來極為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早天語云檢放之獎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曰聞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為

語悉道夫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畫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共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刺木為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器據鞍騎射故也又曰某嘗以浙東常事入見奏及眼荒上曰其弊只在後時失實此四字極切荒政之病備用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得大臣體

因言孝宗末年之政先生曰某嘗作孝宗挽辭得一聯云  
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雅  
因論壽皇最後所用宰執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於上前  
說何事可學云某人却除大職名與小郡又有被批出  
與職名外任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壽皇本英銳於此並  
皆照見只是向前為人所誤後來款安靜厭人喚起事  
端且如此打過至於太甚則又厭之正如惡駿馬之奔  
蹏而求一善馬騎之至其為鈍不前則又不免加以鞭  
策薛補闕曾及其人壽皇云亦屢以意導之而不去舉  
此亦可見大抵作事不出於義理而出於血氣久之未有  
不消鑠者向來封事中亦嘗言此可學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幘頭着衣衫遵行古禮可謂上

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  
謙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  
子而無君臣賜

孝宗居高宗喪常朝時裹白幘頭着布袍當時臣下却依  
舊着紫衫周洪道要着涼衫王季海不肯止於紫衫上  
繫皂帶今上登極常時着白綾皆子臣下却着涼衫頗  
不失禮而君之服遂失其舊人傑廣錄云今上居孝  
宗喪臣下都着涼衫方正  
得臣為君服主人主之服却有未盡頃在潭州聞孝宗訃  
三日後易服心下殊不穩不免使人傳語官員且着涼  
衫後來朝廷行下文  
來方始敢出棧晚示

寧宗朝

上即位諭旨留換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入方服其英  
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

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  
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  
之以物論不唯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  
而後許之則善矣勿主新立豈亂導之以輕逐大臣耶  
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  
復教以殺入某亦不敢如此做也至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字其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  
破以為隆字近降字今既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本  
作純字時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蓋純  
字有屯字在旁又曰真宗時揚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  
為字不丁不用義剛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  
氣象文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前詩起  
句云戶外昭容紫綬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敬宗時方  
罷止用小黃門引導至今是如此  
按此詩花柳拂旌旗露  
未乾亦殿庭植花柳之一證也又杜贈田澄舍人有舍  
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進御筵亦可為二宮嬪之證

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  
着去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日白如

語類

此後來韓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歸第  
 御史中丞王陶即彈之然遂去國温公代為中丞先奏  
 云前王陶以彈宰相不押班而去國今若宰相更不押  
 班則中丞無以為職須是令宰相押班某方就職如此  
 便是不押班也不是義剛。方子錄云國初文德殿正  
 衙常朝升朝官以上皆排班宰相  
 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  
 以此改魏公蓋亦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  
 祖宗於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極謹舊時朝見皆  
 是先引見閣門閣門方引從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  
 今都省了本來朝見底皆是用一榜子上於閣門閣門  
 奏上方始引見而今却於引見時閣門積得這榜子俟  
 放見時却一併上則都省了許多只是殿下拜兩拜便  
 上殿這非惟是在下之人懶亦是主不能恁地等得

看他在恁地舞手弄脚更是閣門也懶能教得他及它  
 有失儀又着彈奏而今都是從簡易處去了義剛  
 引見上殿是兩事今閣門引見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見  
 只是上殿拜於階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授告門謝有舞  
 蹈文蔚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是直至殿下  
 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閣門要省事故  
 如此壽皇初間得恭時見群臣皆許只用紫衫後來有  
 又說道太簡後不如此質孫  
 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  
 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風廣  
 近日拜表之禮甚異論禮班首合跪進上面却有久來跪



受但進表後進者因跪而拜今則進表者先拜却跪進其受者亦拜此禮不可曉文蔚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敬仲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坐不係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文蔚

問本朝十一室則九廟七廟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祔廟僖祖宣祖未祔遷時為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祔宣祖又祔僖祖却祔孝宗正是今世進不及九退不及七當時且祔宣祖存得九廟却待後世商量猶得直如此忽忙何

也人傑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有之又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獻太廟謂之太享子蒙

問景靈起於何代曰起於真廟初只祀聖祖諸帝后神御散於諸寺其後神宗始祀聖祖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似此等禮教唐人亦無且如唐人配廟只一后餘后立別廟本朝諸后俱配問人家配如何先儒說只用元妃伊川謂若所祭人是次妃生即配以次妃曰此未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妃奉事所謂次妃者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如後世士大夫家或三娶皆人家

吾類

女雖同祀何善所謂禮以義起也唐久已如此可學云  
唐人立廟院重氏族固能如此曰唐人極有可取處學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勞苦人一帝只以  
一后配其餘自別立廟度數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  
是唐人有言人家夫婦却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  
娶故次后與正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  
同祭伊川祭儀祭繼室於別廟恐未穩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  
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  
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  
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必大  
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攷竟處

義剛

某常疑本朝諱得那舊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苻已何曾  
諱平帝舊名亦不曾諱虜中諱得又峽崎偏旁皆諱謂  
諱敬字立人傍底也諱下面着言字底也諱近白朝廷  
桃了幾箇祖諱却是然玄朗却不桃那聖祖莫較遠似  
宣祖此麼義剛  
張以道曰秦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軍瞿  
興瞿俊父子嘗提兵至此之水與禱之天無兩小溪平  
白湧洪流六軍遂得水用義剛  
古者車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嘗見人說秦太師制此  
又高於京師舊日者上面耀乘三層皆高於舊日三寸  
或尺二寸周輅孔子猶以為侈要乘殷輅今輅只是極

其侈靡

因問陳庭秀臨安人曰今天禮命從官一人立王輅側以帛  
維之名何官曰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  
編檢古今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  
大僕卿即執御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  
中立以綏度左肩而雙垂之綏如二君以兩手援綏而升  
立車之左以五為尊魏公子無忌也有馬虛左方以車行  
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軍千牛將軍武執長刀立  
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駟乘也既升車復行望郊壇數  
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則執長刀前  
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節而但  
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御

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  
于輅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  
綏官備顧問官也今為太常少卿者便撥數日工夫將  
禮書細閱一過亦須略曉而直為此鹵莽也周洪道嘗  
記渠作執綏官事自云考訂精博某問周何謂執綏官  
渠亦莫曉又綏本人君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  
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乘  
車者爾又曰今王輅太重轉動極難兼雕刻既多反不  
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主裝飾為也所以聖人欲乘設  
之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兩朝造王輅皆以  
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王輅間小而輕捷而穩諸  
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隱作聲既有此輅乘

語類

卷百十八

五

此足矣何以更爲聞後來此輅亦入虜中備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輅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  
入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金乘輅猶力辭  
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輅矣

因言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斧  
其制是水精小斧頭字在輅前至宣政間方罷之今人  
遂不識此物亦不聞其名矣如祖宗時人畫像有執柱  
斧者璠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  
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  
宰相貴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  
是楊告王庭令百官皆聽問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

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未  
乃云王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  
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  
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便當冊文不復宣  
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  
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備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  
封侯嫡子世襲文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絲戍如  
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熹

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  
得以威威君之意至定國嘗言之神朝欲令只帶某王  
孫或曾孫或某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廣

云此說却是不惟可免戚君之非禮，後來定國得罪指  
又可因下而見其世系，稍全得些宗法。以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  
說，却有次序可致也。人傑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真說教宰執坐  
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  
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  
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  
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秘  
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  
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  
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着在殿下，逐  
事付與某人，某人便着有箇匾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

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  
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  
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  
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  
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  
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  
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  
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  
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  
你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于日中，是  
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群臣進對，  
頃刻而退，个主可謂甚遠。古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

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某  
其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  
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  
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  
不如比有同諸想着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  
潛想賀孫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  
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  
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  
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  
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  
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

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且當時他  
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  
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  
是如向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  
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  
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  
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排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儘得  
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  
愍死之罵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  
國有志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  
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  
而死自是無可疑者賀孫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逐日就困窮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

得其中爾賀孫本朝官制與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義剛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介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

曰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太事却不曾商量蓋神宗因見唐六典遂斷自宸衷銳意改之不日

而定却不曾與臣下商量也備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敕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

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依舊四曹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聞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相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開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  
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  
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  
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  
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  
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  
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  
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  
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  
不更佳個

問何故起居郎却大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屬中書省  
曰不知當初何故只是胡亂牽掣得來底便是起居郎

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緣改官制時初  
無斬新排到理會底說故如此牽拖舊職不成倫序個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不若差除有不當用捨有  
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致其宜露於外今則不然或  
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  
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賀孫  
問或言六尚書得論臺諫之失是否曰舊來左右丞得糾  
臺諫嘗見長老言神宗建尚書省中為令廳兩旁則左  
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  
某方是居入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折去  
因言蔡氏以紹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  
良法美意變更殆盡它人折尚書省便如何了得德明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興故置參軍今參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請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為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屬改為其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遵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其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建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

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夫善有夫左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登之謂其法自相違矣亦是京不仔細乘勢籠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為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之資叙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叙也朝

散郎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為三等每等八階以別異雜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州資叙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闕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判有闕陞狀方得為知州兩任知州有闕陞狀方得為提刑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為轉運今巧官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營六院蓋既為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為寺監簿丞出來便可得小郡人不肯作罷便欲經營為即官即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經營權即却自權即徑除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為臨安俸蓋既為臨安俸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為縣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又

且苟簡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君知得都與除這般舉例苟不作縣雖為臨安俸亦不免便使權卿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即為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故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這般棹頭藏俸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大學士壓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攘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曾痛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先

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畧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使持節某州

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

推判官以自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

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軍事則屬

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為不相

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院既結獄須推

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獄本朝併省州院

使院為一如署衙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

職也自併者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

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

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衙

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

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

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

院之別使院今之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

馬云有事當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

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

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

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

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

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遙領正太師其群臣出為藩

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

韓文董晉官位見

至唐中葉而

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

置官屬

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

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知懲創後來之禍遂皆

歸咎神宗不合輕改官制事事以祖宗三制為是便說

此是百主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

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

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

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

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

或以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

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

可易之常典豈不謬哉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選不過

一二人二三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廢及武臣寵

倖宦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

變故乃追外輕越祖宗法度之過不知此既開其可入

之塗彼孰不為可以之塗以求各中

唐沈既濟之說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舊職名不除所以

愈見重複然唐時猶自歸一如藩鎮節度使觀察使民

事兵事一人管了今既有帥又有家唐節度使便用費

許多錢養他見任事者請俸却寡而家唐守閑名者請

俸却大

節度使請俸月千餘緡

又節度印古者所以置旌節以為

儀衛而重其權今却令帶之家唐請重俸是甚意今為

福州安撫使而反不如威武軍節度使之請俸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終除  
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須歷一向上去然  
今人又不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道數級只落階官則  
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名器而不  
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令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執法  
者太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  
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默  
底人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典才觸動着便說是變動  
祖宗法制也須睹箇是始得個  
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封王安定郡王使用換武豈文官不  
可封王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之文  
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主不

可易之法個

只改儒林不林之屬其他皆可通行文官猶有古名如武  
官諸階稱呼多有無意義者又曰四廂都指揮使又有  
甚諸色使皆是虛名只有三衙都指揮使真有職事又  
曰元豐以前武臣無官觀故武臣無閑者見武臣乞解  
軍職必出藩府及元豐介甫相置官觀方有閑者個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官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  
之真箇是主管本官本觀御定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  
差遣雖掌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塢酒務之  
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  
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官觀祠祿以待新法  
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

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  
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個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神宗神像在使入主營猶有  
說若武夷山冲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  
今太廟室深而堂淺一代為一室堂則雖在室前而實  
同為一堂古人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西向賀孫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親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  
員并內侍都知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  
而以武臣參之因天曰此項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  
也個

今之三衛即舊白之指揮使朱温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  
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

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時殿  
帥之權猶輕見從官不接坐但傳語不及獻茶及再入  
為執政則禮數大異矣問何故如此曰也是積漸致然  
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個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  
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  
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  
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  
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  
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  
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奉  
馬承慶之類浸漸

用事遂至  
如此。○備

今之總管乃國初之部署後避英廟諱改焉都監乃是唐  
之監軍不知何時轉了廣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負次州  
六七負又次州三四負每負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  
營招兵而軍負營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  
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其却不押號而以御前  
木寶印之軍負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營中  
亦有數等品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  
降不得出官備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綠韃岳統兵  
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

制財賦為名却專劫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  
也或謂總領之職自可併歸漕司曰財賦散在諸路漕  
司却都呼吸不來亦如坑冶須是創立都大提點方始  
呼吸得聚道夫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  
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淳

祖宗凡升朝官在京未有職事者每自赴班終有差遣則  
已廣

今群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  
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從嚴黜人傑

舊制遷謫人詞頭當自命下當自便要不許隔宿便與詞  
頭報行而今緣有信劄故詞頭有一兩月不下者中書

以此覺得事多此皆軍興後事多故如此國朝舊制然  
有因軍興後廢格而未復者廣

舊法賤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  
者今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人傑

今自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曆  
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攷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

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椿  
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只據自錄來者才

對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楊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

章惇為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  
范淳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

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禁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  
說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  
不敢有所增損也按實錄是時史官趙彥若亦同於府  
界居住後趙安置澧州范永州黃黔

先生問儒用管有山谷陳留對問否曰無之曰聞當時秦少遊  
最爭得峻惜乎亦不見之陸農師却有當來對問其間

云嘗與山谷爭入王介甫無使上知之語又云當時史  
官因論温公改詩賦不是某云司馬光那得一作是皆

是自叙與諸公爭辨之語備  
道君欽宗實錄數百卷呂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節

目百十條問云何不入文字展有曰便不是呂丈規模

振



本朝國紀好看雖略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熊子

復編九朝要略不甚好國紀徐端

聖政編年一書起太祖止紹興九年書坊人做非好書振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

頒行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知是其陋也如第十條

謗訕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

當時如徐節孝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

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

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失習進士科

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

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膏

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

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

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

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

有渴至飲視水而點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

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曉其取厭

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

不肯去讀書儒用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輝程

嘗作記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欲訓天下士以忠

孝而學校之制乃出於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難乎儒用

大學舍法壞人多龜山嘗立論高柳崇曾見龜山太學初

興召為司業善類頗屬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負了龜山否王子合曰聞那時只是取法於一舊老吏浩曰秦會之是舊大學中人想是擬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與承當高公大率不立五峰嘗有書責他浩

先生因論本朝南渡以來其初立法甚放寬蓋欲聚人不

知後來放緊便不得

今之法大槩用唐法薄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與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薄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太祖時修律輕而勅重如勅中刻面

編配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千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勅中上刑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勅中則折之為二十折今世斷獄只是勅勅中無方用律同

因言律極好刑律即後來勅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乾道

淳熙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計囑去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備

刑統大字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時修薄

舊本勅令文辭典雅近日殊淺俗裏面是有發多病痛。方子

宋昔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群臣脩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勅令上喻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効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脩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載之已卯錄時出亦學者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

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簡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効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介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實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介甫之見畢之儒此亦伊川語因論祀廟及之儒用

語類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其功得幾等賞其罪得幾等  
罰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  
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敕今人呼  
為勅令格式據某看合呼為令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  
不行處故斷之以勅某在漳州曾編得尸婚兩門法賀孫  
本合是先令而後勅先教後刑之意自荆公用事以來方  
定為勅令格式之序德明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權輕却不能生事又  
却無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甫刮剝州郡太甚曰也  
不專是介甫且如仁宗時淮南盜賊發晁仲約知高郵  
軍反以金帛牛酒使人買覓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  
文正公謂他既無錢又無兵却教他将甚去殺賊得他

和能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後來又甚州  
郡禁軍有闕額處都不補錢糧盡欲辭發歸朝廷謂之  
封椿闕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文蔚

經制錢宣和間用兵總制使所創總制錢紹興初用兵總  
制使所創記人姓名應干稅錢物雜色場務納錢每貫刻  
五文作頭子錢括之為二色錢以分毫積計大計多  
况其大者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  
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惠軍用不足創  
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  
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  
總制錢大畧做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

言類  
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  
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  
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  
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陞  
對日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身伯  
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  
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德粹語婺源納銀之弊方伯謨因問和賈先生言其初曰  
今日惟紹興最重舊地稅買數時兩浙運使乃紹興人  
朝廷拋降三十萬匹與浙東紹興受十四萬是時都吏  
乃會稽縣人會稽又受多惟餘姚令不肯受為其民以  
尾櫟擲之不得已受歸而其數少恨不記其名滕云駭

源乃汪內翰鄉邑汪知鄉郡朝廷初降月椿時會諸縣  
令于廷婺源令偶言丹楊鄉民頑汪本此鄉人以令為  
譏之先勅令受十分之四分三釐至於今為害先生曰  
疇昔創封椿時本無實數只是賴州縣且如常平中一  
項錢亦許椿數提舉司錢今日又解明日又解解必有  
限彼豈不來爭以此觀之事皆係作始不是可學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  
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便不用  
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格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獨建寧因吳公路作憲笑就鹽  
綱上納雖是笑在綱上中間作舊科數諸縣甚者至科  
民間買納後沈公雅來却檢會前時行卡指揮遂嚴買

上供銀道夫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  
 去皆諸璫得之其費出於昭安渠知府日嘗奏乞從本  
 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用不從閱相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八終

